

□ 杨秀廷

岁月包浆里的沉厚与轻盈

走进时光斑驳的隆里古城,仿佛一脚跨入六百年时空隧道。一首吟唱隆里古城风雨沧桑的歌谣,又在青阳门鼓楼风铃的伴奏下萦绕耳畔:

青阳门上的老铃铛,
风一来就歌唱,
唱杨花落尽的江南和起雾的山岗。
它听过马蹄破城墙,
见过烽烟染夜郎……

诞生于明王朝“调北征南”“屯田戍边”金戈铁马激流中的隆里古城,大气雄沉的底色里,也流淌着灵动的气韵。

即便是平常日子,隆里这座边邑古城也盛满了故事。古典意蕴与新生力量,在隆里古城蓬勃、抑扬、激荡,一如龙标书院守望岁年年琅琅书声的荷塘,一如流连于古城街巷中南来北往游客的惊叹。

汉戏,是隆里古城的一脉文化血脉,那些折子戏,一折一折的,从征战、结义到歌颂忠烈,豪放中透出婉约的音韵。

“花脸龙”是隆里古城别具风骨的一道风景,舞者皆画“花脸”,且、未、净、丑咸集,每条龙的舞者因位置不同而脸谱不一,一条舞动的“花脸龙”即如一出京剧。

彩妆的“迎故事”,装扮巡游的“天女散花”“西天取经”“观音送子”,把隆里古城从古装传说中托举而出。

隆里古城就是以这样的情怀,放下腰身,轻卷珠帘,透出些许醺醉,又泛出几分欣悦。

走进隆里,看见看得到的风景,走近看不见的灵魂。

十多年前在隆里看的那场汉戏,锣鼓唱腔还萦绕在眼前。戏在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的天井上演,场子与上演的剧情很是相宜。天井摆放有纹饰



雅致的石桌、石凳和袁龙浮雕的“太平缸”,水缸旁的墙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镌刻有一句话:“讲述隆里人自己的故事”。天井前面,两边为隆里古城传统民居“缩微街区”与生产生活用具展示区,中间摆放着古城居民平日里用来表演的五条彩龙,天井后面大厅则展陈着清代中期隆里古城风貌沙盘。气韵饱满,古意氤氲。

汉戏与“花脸龙”“迎故事”为隆里古城“三大文化瑰宝”,隆里汉戏类似于京剧,表演时锣鼓助兴,京胡伴奏,生旦净丑俱全,唱词优美,唱腔圆润,清代从湖南传入,至今已近三百年。有清一代,隆里“金大语戏班”“江天铁戏班”名冠黎平府,演出剧目有《罗成战山》《夜战马超》《刘备过江》《薛仁贵征东》《岳飞传》《白蛇传》《铡

美案》《梁祝》等十余出。

岁月流走,那些残破的戏服已经被新的戏装取代,不变的是隆里人代代传承的激情鼓点。一个族群,在明王朝“调北征南”的烽烟里,由北而南,从东往西,如漂萍,似苍扑,在异乡扎下了根,六百年后,这些屯军的后裔,用抑扬的唱腔和彩绘的脸谱,追忆铁马金戈,回望千里乡关。

元宵节的隆里古城,“花脸”如云,绝色,惊艳。激越的锣鼓依然如600年过往时空一样,引领隆里人又一年的舞龙狂欢热潮。

“花脸龙”由军傩戏演变而来,又融入了祈福迎祥的传统习俗,取材于宋朝初期“蓝季子会大哥赵匡胤”的故事,隆里先民将汉戏《蓝季子会大哥》和舞龙结合在一起,以舞龙形式来表现古老的传说。是一种舞龙与戏曲相结合的传统民间活动,明代洪武年间屯军带入隆里,六百年古风愈久愈浓。舞者脸谱和扮相夸张,每条龙都是龙尾龙首,由执掌龙尾的丑角“蓝季子”带动整条龙进退,这在全国的舞龙活动中,是独一无二的。

锣鼓一响,古城东、南、西、北各门的龙队,从古城千户所门前来到西门外龙溪河畔状元祠,在这里“出龙”。仪式结束,爆竹惊天,金鼓齐鸣,各路“花脸龙”会聚城中广场。舞龙者便展示各种绝活,“串花龙”“滚地龙”“二龙抢宝”“双龙戏珠”“黄龙吐丝”“金龙抱柱”“青龙翻身”“天龙穿雾”“黄龙出海”“大盘龙”“小盘龙”等一一亮相,花样迭出,势若翻江倒海,场面恢弘壮观,令人目不暇接。隆里人以前所未有的色彩和想象,绘就了“花脸如云”的壮观景象。

人潮融入了狂欢中。执龙尾的“蓝季子”摇着蒲扇,摇头晃脑,一边拽着整条龙倒着往前奔,一边把手中的糍粑往观众的脸上涂抹。人们既想亲近“蓝季子”,以求得“赐福”的喜悦,又担心“蓝季子”那已有几分醉态的狂放举止会使自己难堪。看到“蓝季子”奔过来,人群像潮水一样迅速向后退去,而当“蓝季子”转身而去时,观众又像潮水一样朝“蓝季子”涌过来。这一追一退,引得观众笑声不断,整座古城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三

在汉戏高腔和花脸龙激情狂欢背景里,一个俊俏的“仙子”在众人的仰视中,凌空而来,水袖飘拂,美艳惊人。“迎故事”一出场,古城街巷间就会激荡起观众一波又一波的欢呼。

隆里“迎故事”也叫“迎春”,也是演戏,剧情、人物、衣着等与演戏一样,不同的是演出的舞台是活动的。“迎故事”的舞台“故事架”分上下两层,下层木架3米见方,底部以石块堆压,使“故事架”在行进中能保持平衡稳定。上层为一根“S”形粗如手腕的坚硬杂木树立中间,高约5米。剧中人物彩妆立于舞台上,他们所穿的衣服,按照所饰演的人物朝代、身份来订制,以绛罗绸缎制成,色彩艳丽。下层一般三至六人,上层仅一人,为角色,由长相俊美的男孩或女孩扮演。主角立于杆上顶端,“扎故事”的人用布匹将主角身子缠稳。

“迎故事”演出的剧目有《仙姬送子》《观音洒净》《天女散花》《桃园结义》《唐僧取经》《八仙献寿》等,意在驱邪迎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把祝福带给各家各户。每日游演之前,先向各家各户“下帖子”。游演时,众人敲锣打鼓,十六名壮汉抬着舞台在街巷间移动,舞台上的人物凌空游走于古城上空,美轮美奂,所到之处锣鼓喧天,喜庆热闹。至迎接“故事”的人家门前,将舞台放下,主人燃烛烧香放鞭炮,供奉米花、麻叶、糖果等茶点,接受祝福。

隆里“迎故事”糅合戏剧、杂技和装饰艺术,以锣、钵、鼓助兴,形成声、色、艺组合表演的流动立体舞台,演绎一个个美丽的故事,是“活动的舞台、凝固的戏剧”。每一次“迎故事”,隆里人都会舞动“花脸龙”,唱响汉戏来“迎会”与庆祝。一个“迎”字,道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心怀敬仰的虔诚心态。每一个来到隆里观看“迎故事”的人,不管身居高位还是一介布衣,都须首先这样仰望,那样的时刻,是隆里古城最美的时光。

时光积淀沉厚的包浆,也羽化灵性,与轻盈,文化传承葆育隆里的灵魂,隆里族群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追赶记忆,培护根脉,且歌且行,六百年一路灿烂……

□ 潘大金

夜色无边

(外二首)

五月的蛙鸣孕出坚硬的果实
在昨日的伤口里填埋火焰。

苦楝树上的孩童不敢大声言语
手指着天上的月亮畅想未来
他轻轻地翻来书本,渴望来自
宇宙的回音。

夜游的老鼠开始出没小巷
远处的灯火如一盏一盏地熄灭
在远方,思念像风一样穿过胸膛。
在异乡,远行的我只关心风向。

父亲

父亲带走雨季,和六月的雨水
他顺便带走老房里大片的砖瓦。

季节像一场讲述情感的电影
把记忆一再熏染成黑色的桥段
那些在春天如期归来的燕子
才能幸运地目睹整个过程。

风拍打着发黄的窗纸
宗祠上祖辈模糊的名字
让酒盅里仅剩的二两米酒
无所适从地躁动起来。

挂在墙上黑白照片里的男人
此刻没有言语,无比安静

棱角

看透每一滴雨的猜想
紧跟每一盏灯火肆意去流浪
花落、夜黑、脚步随即远走
听风穿透子夜的声响。
在鸡鸣卷起的雨声中唤醒
压在身下的暗涌。春天过后
一树半开的桃花逐渐老去
布谷鸟的叫声,以一种
极其隐晦的方式提醒我,
在即将流浪的行囊里,装进一些梦的细节。
顺着风的走向,一路追随
就能找到麦子在夜晚走丢前的样子。

□ 邓训晶

剪秋一半是秋分

秋分,这个充满丰收欢乐的节令,依着平仄的韵律,随着太阳的脚步,走到黄经一百八十度。

春分秋分昼夜平分。这两个节气是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白天和黑夜时间是等长的。春分是告别寒冷,迎接阳光,步入百花争艳的仲春;秋分是告别炎热,步入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仲秋。

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秋分后就很难听到雷声了;暑气也终结,天气逐渐转凉;二候蛰虫坯户,因为天气变冷,小虫们开始入洞冬眠,或者纷纷将洞口封起来,以免寒气侵入;三候水始涸,秋分以后雨水减少,天气干燥水汽蒸发快,所有湖泊和河流的水量变少,有些甚至干涸。

秋分很古老,传承着很多民间风俗习惯。“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现在传统的中秋节就是由“祭月”而来。据考证,最初“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因为秋分在农历八月里,每年的日子不同,不一定是圆月。而祭月无月则是大煞风景的。因此,后来先人就将“祭月节”由秋分改到了中秋。

秋分跟春分一样,可以把鸡蛋竖起来。因为这两天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地轴呈66.5度倾斜,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的力相对平衡,同时地球磁场也相对平衡,因此蛋很容易竖立。在古老的传说中,秋分竖蛋是庆祝丰收,寄寓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四千多年前,我们智慧的祖先就发明了“秋分竖蛋”,故有“秋分到,蛋儿俏”之说。

秋分很温馨,养生正当时。微风清雨涤尘,卷走层层燥热,洒下丝丝清凉,经历酷暑后,至此需养生。金凤凝露桂香盈,赏桂花,做桂花蜜,是秋天养生佳品。因秋天人体干燥,宜多喝桂花蜜水,多食苹果、梨水果;多吃山楂粥、白萝卜粥、鸭梨粥,健脾养胃,润心润肺,对身体大有益处。

秋分很秀美,有诗和远方。花谢叶落的秋,自古就是一个让人多愁善感的季节。文人墨客们轻翻夜凉,流翠成盘,写下了雨打芭蕉,细雨更兼梧桐的悲秋;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惆怅。但我却独爱秋天,去碧空万里的远方,采摘秋的诗意;在苍苍葭葭中,寻觅秋的童话;看“霜叶红于二月花”,感受旺盛的生命力。秋分,会让人们的思绪和阳光一同重叠,让时间在清风与秋花里起伏婉转,让年轮的波纹在诗韵里飘动。

秋分很富有,是丰收的符号。“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立秋开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原野大地,五谷丰登。剪秋一半是秋分,时光也总会在秋分站住,把秋天分成两半,一半是繁华收获,一半是硕果收藏。所以,秋分象征着丰收的寓意。秋分,秋实,国泰民安。

□ 林翠珍

在镇远,剪一段慢时光



贵州之行,看了很多风景,但连接五六天奔波,未免感到疲惫。这天,大家说到镇远古镇走走。我在车上打瞌睡,并不甚期待。

到镇口祝圣桥,我们下车了。我揉揉惺忪睡眼,抬头远望,目之所及,皆是青砖黛瓦、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恍如走进了画中。啊,这便是历经了两千多年沧桑的镇远古镇。轻抚祝圣桥的青石板,我忽然来了兴致。

镇远古镇地古时处边关要塞,自古就是中原人黔的必经之地,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过去,朝廷官兵都是在此镇守,保国之安宁。我脚下的祝圣桥,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屡毁屡建,距今已六百多年。祝圣桥由六个半圆石拱相连,凌驾于濛阳河之上,桥面用青石铺就,没有一点雕饰,却有简朴至美之感,而且十分坚固。桥中间建了一座“魁星阁”,也叫“状元楼”,阁楼三层穿斗式,三重檐,八角攒尖,外观精巧灵秀。踩着早已被踏得光滑的青石板,凭栏极目远望,碧绿如翡翠的濛阳河蜿蜒穿城,远处山清水秀,古树参天,两岸古民居林立,像一幅古老而安静的画卷。

这里曾有多少脚步走过,这里曾有多少美丽传说,这里曾有多少历史故事!但此刻,微风轻拂,古镇静默,细听桥下水波流动,静静地,缓缓地,像一首纯音乐,没

有歌词,却诉尽了古镇千年的沧桑。我的心如古镇一般,静下来了。

在古镇的主城道漫无目的地走着,随走随看,大街两边有很多店铺,有卖银器的,有卖药材的,也有卖酸梅汤的。街上的人不多,铺子里的人也不吆喝叫卖,他们面容和善,游客走过并不进店,他们也微笑点点头。我在一位苗族老太那儿买了蓝莓,那蓝莓又甜又多汁,十块钱,她用木勺子给我舀了满满的好几勺。“山上摘的,你就多吃点。”她说道,带着淳朴的笑容。

阳光明媚,天蓝云白,两旁古建筑上的飞檐翘角凌空而起,像飞鸟展翅般轻盈。仔细瞧瞧,不同的飞檐,形状也有讲究,有些形若祥云,有的状如兽角,但都向上翘起,若飞举之势,为古建筑增添了几分气势和韵味。古民居的色调深沉朴素,斑驳的古墙砖缝里,有些甚至长出了杂草,窗棂和栏杆上的雕花虽已陈旧,但依稀可见昔日的精美别致。

相比之下,也许镇远不如凤凰繁华,也没有丽江的闻名遐迩,但如果你愿意细品,镇远像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它不惊艳不张扬,那一砖一瓦承载千百年的风雨洗礼,洗尽了铅华,只留下质朴和本真。

不知不觉,拐进了一条曲径通幽的古巷中。一眼望去,两边的古墙高大森严,方砖的砌缝整齐划一,青石板小道拾级而上,深深浅浅的青苔和石板似乎融为一体,与高高挂起的红灯笼互相映衬,显露出一股浓厚的文人气息。走着走着,看到“友梯鸿达”古门楼,深褐色的两扇木门上,一把大锁紧扣着两只铜青色的金属门环,看上去寂寂无声,让人联想里面似是藏着悠久的历史,镌刻着丰富的故事。

古巷道纵横交错,走着走着有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感觉。本以为前面是尽头,但走上去却发现几个巷子是交叉街连、互相关达通的,可见古人在建筑布局上的智慧。巷子不宽不窄,一缕崭新的阳光



清水江

刊头图

来自网络

打进,照在青石板和斑驳古墙上,光束里上下翻飞着浮尘似的颗粒,新与旧之间,令人慨然。

古镇很大,若要一一走遍,恐怕一天时间也不够。我们走累了,在镇远码头的石阶坐了下來。凉风习习,从河面拂过来,眼前的濛阳河碧波荡漾,一条乌篷船在水面上晃悠悠地行驶,仿佛一位在尘世中自得其乐的老者。倒影在河中的青山和白云,被一圈圈的涟漪慢慢地荡开,鱼儿轻摆尾巴,游得悠哉自在。

两人相遇,汉族小伙挥拳就打,苗族小伙一愣,莫名其妙,只好轮臂隔挡,汉族小伙又抡来一拳,苗族小伙站立不稳,掉到溪水里,顺势把汉族小伙也拉到水中,两个人在水中不知斗了多少回合。

一个村里人经过,看见两人你来我往打架,像两只斗鸡,看面相,知道是同一个村两个民族的人,就用苗汉双语朝溪水里问道:“为什么打架?”“溪水里两个小伙打架了,气喘吁吁,停下来倾听,经慢慢解释,才弄懂双方相遇时对话的意思,原来只是一场误会。误会消除,两人握手言欢。

忆往昔,驿道上,一排排碎石平整排列,形成各种图案,有“W”型的,有“※”的,有各种花的形状的,碎石与泥土之间,有时还会冒出若干小草,透露出久远的生命气息。走在古驿道上,我常常感叹,这是一条探寻古今文化延续痕迹的道路。

我曾无数次畅想,去古驿道上寻找古代先贤的足迹,寻找他们乘着马车,驰骋而过的身影。常想,或许可以在古驿道邂逅孙应鳌,在草地上摆一桌佳肴,与之讨教理学之道;或许可以偶遇任必达,品一

□ 杨航帆

古驿道上的忧思

将有一物要消失,想去见见,如同去和一位老友作诀别。

秋日的一个凌晨,启明星高挂东天,世界一片空蒙。我独自驱车,出了城,大约半小时的光景,抵达一个叫作“板溪”的路口,按了几声喇叭,从路口拐入,再过大约十分钟,我就看见它了。

此时,它平躺在半山腰上,被一层白雾轻轻地笼罩,若隐若现。

它是一条古人扬鞭策马的古驿道。我很惊异于现代科技设备的古代先贤们,如何能把驿道的海拔高度测量得如此精准,而且施工也达到如此精准,几乎不差一分一毫。这是一条展示古代科技水平的道路。

